

田国强：不合时宜也要好好说话

来源：2009年《名牌》第五期 作者：程东升、韩伟坚

我不喜欢弄虚作假、吹牛拍马那一套

比较欣赏道家无为而治的态度

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按规律办事

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顺其自然

“这次金融危机是美联储、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共同造成的。谁最值得原谅？是投机的华尔街精英们；谁最不应该原谅，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虽然远隔万里，越洋电话那头田国强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

身为经济学家，他批评同行毫不留情：“银行呆坏账引起的倒闭会波及到其他行业，因此金融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一味强调自由主义而不加规制，市场的调节杠杆就会失灵。这是很浅显的经济学道理，可是我们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却有意无意忘记了。华尔街投资者们从职业理性来讲一定是逐利的，哪里有空子就会去钻。他们只是钻了监管不足的空子，进行了大量的金融衍生操作，扩大了经济虚拟化和泡沫的程度。而滋养这种行为发生的温床，却是官员和经济学家们的失职。”

对一些人鼓吹的经济危机已“见底”之说，他也不大认同，认为不过是政府在给老百姓打气。“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需要时间，银行业的问题才只暴露出来局部，灾难远未结束，今年年底前应该不会好转。”不过他觉得经此一役对经济学家们倒可起到敲打的作用，让其认识到“完整地掌握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再不能抱着教科书里的标准理论盲目自信，而一定要把握住理论前提假设和现实经济环境。

这番话在许多人听来相当不入耳且不合时宜，但田国强从来便是一个敢于、甘于“不合时宜”的人。外界评价他讲原则，不肯含混通融。不喜欢他的人嫌他太傲气，喜欢他的人赞他有骨气。外界的评议或能带来名利，但他更看重的是凭着才华和毅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该付出的付出，该拒绝的拒绝，首先要过自己那一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就是“从小自由散漫惯了”，不喜欢“弄虚作假、吹牛拍马那一套”，比较欣赏“道家无为而治的处世态度”，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取得成功，一切要顺其自然。”

这份自信坚毅与他坎坷的奋斗经历不无关系：恢复高考后好容易得到求学机会，为了摘掉“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自学考取研究生，得入建国后“海归”的计量经济学翘楚林少宫门下；被明尼苏达大学美国科学院院士奇普曼教授赏识，获邀出国留学，由张培刚、林少宫、李楚霖写了推荐信，却因为制度限制，让对方发出了五份入学表格才终于成行。囊中羞涩、英语哑巴的他，在美国硬是靠着这份迎难而上的野劲儿，一次次山穷水尽，一步步柳暗花明，终于成为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留美华人、第一位正教授、被收入英国著名经济学术史专家 Mark Blaug 和 Howard Vane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引证索引编辑的《经济学家名人录》(Who,

s Who in Economics》)。

他非常尊重恩师林少宫，曾撰长文感怀老师的治学和为人是自己处世之楷模，亦追寻其致力于从教育着手改善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环境的脚步，“开始了在上海财大筚路蓝缕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以期重现当年他的老师们在华中工学院创造的“经济学家群”之盛况。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写下《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又一则“不合时宜”的典型案例。他对学生“放羊”、教师不在教学和科研上兢兢业业却热衷于校外谋取私利的现象很痛心，于是提出了一些不大动干戈、“投入少、容易执行、见效快、效果大”的改良措施。许多老江湖笑话他的书生气，他却坚持认为“中国当前的浮躁心理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终归会回到脚踏实地。”或许不是他太有原则，而是原则的定义在不同价值体系中天差地别。利益最大化、摩擦极小化，这是一些人的行为准绳，或许为时下主流，但一个追求进步的社会永远需要有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金融危机是时下人们最关注的话题，田国强却认为即使中国有机会利用此次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突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地位、甚至挑战美国的地位，也不必僵化地言必谈危机。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弱小-强大-衰落的过程，而中国正处在强大的周期上。“根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了老百姓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充分发扬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相较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休闲和颓废，只要中国人保持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劲头，崛起是必然的。”

你看，即便是在“唱赞歌”，他依旧是有着自己的一份原则和坚持。但这样一个不肯附和的人却又舍得放弃晚上的休息，郑重地对着电话条分缕析地讲述他的观点，并辅以理论解释说明，非常耐心。这个总是“不说好话”的人对自己的公共发言和舆论形象是在意的，甚至有洁癖。所以，务必尊重他的原意，这是规则。（感谢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穆建红女士对此文的大力支持）